

另一条河流

尹君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我和二弟骑在一根在河水中漂流的树木上唱歌时，一个浪头过来就把我们掀翻河水里，还呛了几口水。

在河水中运送树木叫“放树”，河水的上游山高林密，当地的人们把自留山上的树砍倒后，剔除枝丫，取下其中最粗最直的树干，顺着山沟往下梭，滚过凹凸不平的机耕道，再一脚踹下去，树木便一头栽进河中随波逐流，砍树人也纵身跳进河水里，手拿竹竿或木棒当篙，站在或骑在树木上顺流而下，这样便可轻松地为一根根树木运送到镇上或更远一点的地方卖掉。常常，小河回水湾漂浮着的树木相互挤压着、碰撞着，溅起的水花，引得在岸边钓鱼的人不停地叫骂着。

但眼前我们关注的并不是这个，我们在意的是如何重新爬上那根有电线杆粗细的树，然后继续唱着歌儿漂向远方。二弟顺着河岸跑到那根树的前方，然后跳进河中想用手堵住那根树，显然凭他的力量是无法与那根树抗衡的。我双手抱住那根树顺流而下，整个身体以拔河的姿势在河水中坚持着，双脚不停地在河水中探寻相对大一点儿的鹅卵石，如果能绊住石头，让那根树能作短暂的停留，就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但是我们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第一次，我们感到了绝望，这种绝望是由内而外的，是具体的，我们找不到一丁点儿解决的办法。在小镇上，没有我们兄弟办不到的事情，比如，爬上高高的杨树上去粘蝉，好不容易爬到杨树的上半部分，眼看就要粘到蝉了，机警的蝉却嗡的一声飞走了，我们艰难地梭下树，又义无反顾地爬上另一根有蝉鸣的树，直到粘住蝉为止。比如，二弟踩着我的肩膀手扶着墙去掏鸟窝，任凭大鸟在周围飞舞，我们依然毫不在意手软地将手伸进鸟窝，看着没有羽毛的小鸟在我们的掌心蠕动时，

我们的欢笑声盖过了那些鸟儿的鸣叫和哀嚎。比如，小河涨水后，我们手牵手从拱桥里跳入涛涛河水中去游泳，浑浊的河水里夹带着拳头大小的鹅卵石直往腿上最薄弱也最坚硬的地方碰撞，撞得腿杆青痛，我们依然会游到一个叫“鸡翅膀”的地方抓僵上岸。比如，我拿着小挖锄带着二弟三弟去张家湾的梯田上挖侧耳根，看护庄稼的人拿着枝条做出要打人的样子在身后追赶，我们总是快人一步，能找到最安全的地方躲藏起来……但面对一根在河水中漂流的树木，我们却无能为力了，最后只好爬上岸，赤脚走在回家的路上，二弟打着胴胴儿跟在我的身后。

那一年，我九岁，二弟七岁，三弟四岁。那时候，我们都以为，这个有着十几家单位、住着几百户人家、如盆地般的小镇就是世界的全部，那条小河将这个世界一分为二哗哗流向远方，世界尽头就是经常被白云笼罩着的关门岩，我们闭着眼睛都能找到回家的路。也以为，世界上所有的公路就是岸边依着小学大门的那一条，可以通向杨哥哥家的柑橘林，也可通向二奶奶家的李树林，还可通向么爷爷家的樱桃林，或可通向我们无法抵达的更远处。

然而，更多的时候，我和二弟放学后带着三弟在紧挨着下街出口的大桥上待着，一边捡起地上的烟纸盒折成小船，从大桥上丢进小河，看小船晃晃悠悠漂向远方，一边又不时抬起头朝着一个方向张望。暮霭沉沉，四周的屋顶上炊烟袅袅，我们却还在桥头等着母亲背着猪草从那头过来，这时候总是莫名地惆怅，但从看到母亲的那一刻，我们又无比欢欣，跑上前簇拥着母亲，手牵着手一起回家，到家后，母亲放下背篓，起身关上大门，随手拉亮电灯，把满天的夜色关在了屋外，不一会儿，厨房里便飘出了饭菜的香味。

就这样，在玩耍和等待的时光中结束了我的小学生活。

作为镇上唯一的中学在高的狮子山头，四面八方的学生都从各个角落涌向这里。小河上的这座石拱桥是我去学校的必经之路，从家到学校有两公里的路程，全是台阶和陡坡，那时不通车，只能靠步行。冬天天刚亮的时候，就被母亲从暖和的被窝中叫起来，吃过早饭后就要去学校，过了大桥后，那条弯弯拐拐的路上总有影影绰绰的身影，在向高处奋力攀爬。

但那短短的两公里路，却有人走不完。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前两排的一个座位突然空了。好几天后才知，坐在那个座位上的魏姓女生在某一个夜里突然死去，河岸上方的小土包上安放着她瘦弱的躯体，一只鸟时常在土包上哀号，这令我们十分恐惧，从此再也不敢朝那个方向张望，更不敢到那段河流上去游泳。不久，那套空着的桌椅被邻班搬走，连同桌上大小的墨迹、胡乱的数字和那条深深浅浅的“三八线”一并搬走了。

那种恐惧很快就在我们年轻的身体里消失殆尽了。我们把身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打篮球上，夏天的操场上像着了火一样，依然阻挡不了我们对打篮球的热爱。在学校吃完午饭后，在一个多小时的休息时间里，我们通常会做打篮球和游泳两件事。我们在烈日下挥汗如雨，个个都像刚从水中捞起来的狗一样。打完球，我们集体从学校大门前的另外一条布满尖石和泥块的山路奔向小河，游泳完后，又比赛似的从河边沿着山路向上奔跑，我们总能在上课铃敲响的那一刻准时冲进教室。

我们就这样无忧无虑、没心没肺地混着时间。三年级下学期的时候，眼看着就要初中毕业了，有三个同学却悄悄相约要去马尔康投靠一个亲戚，说学校的日子他们再也待不下去了。他们向我描述了很多关于马尔康的一些事，但最终没有说动我。就在某天清晨，那三个同学集体消失在我的视线里。说心里

话，当时我还是有点儿心动的，是“马尔康”那三个字吸引了我，比起小镇上的后湾子、猴儿坪、古董包这些地名，马尔康太洋气。

但不知是谁走漏了消息，就在他们出走的第二天早晨，便被各自的父母在县城江边的码头上擒获，然后快快地跟着大人坐着班车回到了小镇，继续在小镇到学校的那条路上攀爬奔跑，直至高中毕业。

去年夏天的一天，我和阿生坐在江边嗷夜啤的时候，谈到他当年准备去马尔康的事情时，他唏嘘不已，就差那么几分钟，我们就坐船离岸了，真不敢想象去了马尔康后会是一番什么样的人生？

后来，学校集资从另一方向修了一条去学校的路，虽是一条土路，但毕竟可以通车了，但路陡弯急，自行车是无法骑上去的，常在这条路上行驶的，多是一些给学校食堂送煤送菜的手扶拖拉机和三轮车，如遇雨天，黄土粘脚，人走在上面就十分吃力，更别说那些拖拉机和三轮车了，它们时常抛锚在这条土路的拐弯处，我们还是走原先那条老路去学校。面对新修的那条路，我似乎明白，有些路，只能用脚去走，没有更多的捷径。

小镇上的那条小河去年靠北岸流淌，今年又依着南岸流淌，有时又会各自为政分开流淌，河床的中央便裸露出一大片由鹅卵石铺就的石洲，不少玻璃碎片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但不管它怎样流淌，终究都会在大桥下合二为一，朝着关门岩方向流去。在桥洞的那一头，小河突然分岔出了另外一条溪流，顺着人工挖掘的沟渠直奔一里开外的磨屋（面坊）。我听见有人站在屋前呼喊，但我没走向磨屋，而是随着河流去了东北的军营。



石缸

黄艳平

兀的想起石磨，石槽，石缸，还有咸菜坛子倒扣的石钵，这些记录了人类最早的文明的石器，如今离我们越来越远。高科技的现代文明啊，依然替代不了我曾经拥有的记忆。

年逾70的伯父从重庆主城返回乡镇，并在自家的田地上建起了小洋房。宅基地里长满了野草，其间就躺着一口用一块完整的沙石凿成的长方形石缸。很早以前它就被主人遗弃，因不堪风雨的蚀剥，石缸的表面布满青苔和污垢。挖掘机沉重而深厚的一次撞击，这口石缸顿时碎成几块，断裂处淡黄色的颗粒均匀而细腻，素雅而温馨。几个工人把这些碎块捡起来，用做磨刀石，这口石缸终于完成了它最后的使命。望着工人们手中残破的沙石，这口曾经承载着一家人吃喝拉撒，喜怒哀乐的石缸，终于走向了“生命”的尽头。

记忆中的星辰日月，透过屋顶上的亮瓦，在清幽的时光中摇曳，斑驳。父亲每一次远行前，总要将厨房里的石缸中水挑满。清晨，穿着灰布衣服的父亲从披着晨曦的乡间里回来，肩上挑着两只沉甸甸的水桶，水桶上面浮着一片新鲜的南瓜叶。一桶又一桶清凉的泉水将水缸盛满。每次，我放学回家，放下书包，舀上一瓢，咕咚咕咚的一饮而尽。每年的腊月末，父亲从街上买来一两条肥嫩的草鱼养在水缸里。这水缸变成了鱼儿的家园，看着鱼儿在里面游弋嬉戏，我和姐姐围着石缸欢呼雀跃。这口陪伴了我们一家人的鸡鸣狗吠，人间烟火石缸，滋润了多少曾经物质贫乏的生活。

寒来暑往，几经秋冬，十几年过去了。父亲因供我和姐姐读书，而变卖了老屋。那口青石缸连同时光一并被遗弃了。

（作者系巫山初级中学教师。）



《高山溪水》

卢先庆 / 摄



回家

付绍惠

客车在一路飞奔，我却嫌它走的太慢太慢。车窗外飘来稻谷成熟的香气和路旁人户的饭菜香气，偶尔听得几声犬吠。心里默念着，“爸爸，我回家了！回家看您来了……”

这次回家离父亲送我到巫中报名读书时隔一月之久。我清晰地记得当时他离开的情形。

父亲将装有换洗衣服和被褥的蛇皮口袋扛到我的寝室后，又欢欢喜喜的小跑着下楼了。

不多一会儿，我听见楼梯间“蹬蹬”的脚步声，随后父亲推门进来了，他的衣兜里揣着两三个黄澄澄的鸭梨和红彤彤的苹果还有一串紫巍巍的葡萄，一股脑儿地把它们倒在我的书桌前，高兴地说：“小妹，吃吧！你读高中，学习肯定很累，多吃点儿水果是有好处的……”

我当时正在埋头整理衣服，其余的无暇顾及，只是淡淡地应了一声，继续做手头的事儿。

他好像很失望，不自觉的说：“这梨准备好吃，歪桃正梨，你看这梨长得挺端正的。”

我见他拿起一个梨，仔细端详起来，又放在鼻子前使劲嗅了嗅，然后不舍的放回书桌上，自顾自的说：“这梨的颜色黄的透亮，肯定是阳枝上结的，肯定好吃。”

我瞅了父亲一眼，“你吃一个吧，解解渴。”

父亲轻轻地摇了摇头，“我在外面吃得多，这梨一点儿也不带酸。”然后他望了望窗外说：“我应是早点回去，还能拉一两趟板车呢，你自己出门在外，又是女娃切莫疯疯傻傻的，只知道读书使力就行，也不要惦记家里。我和你妈都好……”

我有些不耐烦了，一路上父亲翻来覆去交代的无非就是这几句。

我顿时没了好脸色，冲他吼道：“早点儿回，不是说还要拉两趟板车么？况且我都多大啦，自己会照顾自己！”

父亲望了望我，似乎还想说些什么，最终没有开口。

从寝室的窗户口，我看见他在街上一路小跑，最后消失在人群中。

晚上管理寝室的老师来到宿舍巡视，居然一口气叫出了我的名字，递给我四五根蜡烛，说我父亲上午曾找过她，让她多多照顾我。我才想起父亲从家里取下了仅剩的一只猪脚和几棵白菜……寝室老师拉着我的手，继续说对我说：“农村来的女娃更要努力读书，你们的父母是舍了命似的供你们读书……晚上使用蜡烛看书时，要特别小心，别燃了铺盖，还有十二点以后必须睡觉！”

我鼻子一发酸，眼泪不争气地流了出来。心里暗暗发誓：“一定不要贪玩好耍，将来考一个好的大学，挣好多的钱，让爸妈享福。”

离家求学已经半个月了，晚上常常会做一些梦。在梦中我还在家里扯猪草、割小麦、捉猪食，帮爸推板车……

那天是英语早自习，我正在记单词。英语老师急匆匆地把我叫出教室，说家里有人来看我。在教室外面的走廊上我见到了大伯。大伯此刻正在走道中来回的踱着步子，见了我，眼眶立

马红润起来。他用手帕抹了抹发潮的眼睛，顿了顿，对我说：“我已经和校长谈妥了你转学的事儿，将你转到巫师。”

我惊讶的望着他，“爸爸不是希望我读高中将来考大学吗？怎么突然让我去读师范呢？”

“你爸还是觉得女娃读师范要好一些，三年读完就当老师，拿国家工资，还是铁饭碗。”

可是，爸爸不是一直希望我读高中啊！他不是说咱们家就要出第一个女大学生啦。

大声喊到：“不，我不去读师范，就要读高中，将来考大学……”我的情绪有些失控，说完扭头就要回教室。

伯父一把把我拽到墙角，小声地说：“你爸不让我告诉你，他出了意外……在邻邻居盖房子的时候，从二楼摔……摔了下来，现在人还在建始住院。”

“我……我……”怎么可能呢？两三天前，父亲还托人给我捎来了三百元的生活费，叫我安心读书，他最近活儿多挣钱多，让我别省着花。

伯父又用帕子抹了抹眼睛，说：“你爸就是不让我告诉你，怕你读书分心。校长那儿的转学手续我都办好了，就等你签个字。”

教室里面依旧书声琅琅，那轮红日不经意间已跃出了巫峡，那阳光此刻就照在我伯伯的脸上……

当我见到校长时，他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递给我几张餐巾纸，并宽慰了我一番，还劝说我女孩子教书是最好不过了！接着给我退了择校费

(利价)、学费、剩余的本子费，因为书已经领了，用过的不能退费……

等我一切手续都办好后，我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伯父劝解道：“还是先去巫师吧，回家也见不到你爸。他人不是还在建始医院里吗？那儿医术好，你爸就快出院了！再说，来回你还可以省下30元车费呢……”

我点了点头，告别了伯父。独自背着七八十斤重的行李从巫中徒步爬上了北门坡的巫山师范。

旅客们昏昏欲睡，客车向着小镇疾驰。我心里祈祷着，“快一点儿，再快一点儿！”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山坳和山坡上的灯慢慢地亮了起来。

客车终于到站了，今天是国庆节，街道两旁挂满了灯笼，镇上的一切笼罩着红色的光亮中，显得那么的温馨！旅客们向着四处散去，我提起行李……

在车站的不远处有两个身影，一高一矮。他们相互搀扶着蹒跚地朝客车缓缓地走来。

那就是我爸和我妈……我爸和我妈！我飞快朝他们奔去，口中喊着，“爸、妈，我们一起回家！一起回家！”

（作者系县作协会员，县供职于巫山庙宇中学）

